



台北盆地與姓氏相關的 輪祀組織研究*

辜神徹**

* 關於台北盆地與姓氏相關的輪祀組織研究，已經有許多的學術成果，早期如溫振華先生(1978)的碩士論文《清代台北盆地經濟社會的演變》，便實地調查且紀錄了蘆洲保佑宮陳姓七角頭、以及蘆洲保和宮兌山李姓七角頭的輪祀組織、高姓保儀尊王的值甲祭典、張姓保儀尊王的值甲祭典，並且認為這些輪祀組織，加強了地緣與血緣的意識。近代則有王志文先生（2000）於其碩士論文《淡水河岸同安人祖公會角頭空間分布—以燕樓李、兌山李、西亭陳、郭子儀會為例》，針對燕樓李姓中壇元帥、王公娘媽、兌山李姓保生大帝、西亭陳姓的舍人公、以及郭子儀會等組織，主要運用了地理學的視角，將角頭的空間分布與人地關係做了細緻的研究。關於溫氏以及王氏所提及的幾個輪祀組織，筆者亦已連續觀察訪問了若干年，因此本文於行文中，也會提及上述這些輪祀組織中的田野資料和經驗。

** 辜神徹 師大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 研究生。



一、前言

筆者于1998~2006年陸續針對台北盆地數十個輪祀組織進行田野調查，本文將試圖以其中數個與姓氏為連結人群的輪祀組織進行研究，透過筆者於田野中的觀察訪問以及所採集的文獻資料，嘗試釐清此類輪祀組織形成的歷史背景與現今的運作情形；另一方面，此類輪祀組織的背後，所隱含著台灣社會文化的發展與變遷，也值得進一步探討和深思。

二、輪祀組織的組成與運作

輪祀，是民間一種輪流祭祀的機制，主祭神通常沒有專屬的寺廟，而按年於不同地方安奉於各爐主厝中。本章將介紹輪祀組織的組成型態、組織中主要的祭祀活動，以及關於參與輪祀的人如何看待此類祭拜活動，將試圖呈現參與者的認知與態度，以及輪祀組織中常使用的「角」、「甲」、「股」等觀念。

輪值祭祀組織常用的單位—角頭、甲頭、股、坪位

輪祀的單位最常被稱（寫）為「角」或是「角頭」，也有稱（寫）為「甲」或「甲頭」，如景美集應廟保儀尊王正月的祭典就分做數甲輪值：十五份、北區、景美、溪子口、北投、深坑、木柵內湖、新店大坪林、南區、頭廷魁。另外自清末開始迄於近代的保安宮中元祭典三堡組織，其下分數十甲：一堡其下分六甲、二堡其下分三甲、三堡其下分三甲，大抵上是以堡為輪祀的大範圍，實際上是以甲作為值年的單位，保安宮的中元祭典組織堪稱是台北盆地當中規模最大的輪祀組織。（關於保安宮中元堡、甲劃分詳見溫振華，1978：83）。值得注意的是，有的輪祀組織也會使用「股」，在台



北盆中有許多的觀音輪流祭祀組織或主神被冠上以「股」為名的稱呼，如艋舺龍山寺分靈的四股媽，龍山寺／竹林山寺相關的六股媽（詳見王世慶，1994：312，333-334，354-356。亦可參見：艋舺龍山寺全志編纂委員會，1951：17-18）。如鶯歌、大溪一帶有所謂的八股媽：尖山腳股、尖山埔股、鶯歌石股、二仔九股、橋仔頭股、中庄股、南靖厝股、坎仔腳股。筆者還發現三峽成福的內城、外城一帶，劃分三股，供奉艋舺龍山寺所分靈的觀音佛祖三股媽。另外比較特殊的是，清嘉慶八年自艋舺龍山寺迎請觀音佛像的竹林山寺，則是以「坪位」來劃分輪值區域，總共擁十八坪位（或寫作棚位）、又稱為十八坪頭、十八戲台位，大致上從樹林口地帶、龜崙口地帶、水汴頭地帶、南坎地帶來進行劃分，包括：菁埔、太平嶺、大湖、樹林口、南勢埔、牛角坡、坑子外、下福、頂福、南坎頂、舊路、瑞樹坑、楓樹坑、下湖、大檜溪、坑子、大南灣、內厝（楊棟樑、徐連國編輯，1977：11-13），此十八坪位於近代，又劃歸並擴張為直屬坪位、巡迴坪位兩個單位慶祝。同樣嘉慶八年三重埔竹圍仔庄洽商艋舺龍山寺迎請一尊觀音，由原二重疏洪道內周厝、後埔、米粉寮，以及竹圍仔街等地劃分四股輪值。清代汐止社後也自艋舺龍山寺迎請一尊觀音，分社後頂（分成四塊厝）社後下（又劃分大支尾、草濫埤等四股）輪流。輪祀組織之間有時候也有密切的關係，如社後的八臂觀音稱其與艋舺龍山寺和林口竹林寺六臂觀音¹一同自安海龍山寺來台，又據耆老所言三重竹山寺、林口竹林山寺、汐止北峯寺的佛祖金身是由同一塊木材所雕刻而成。凡此種種均顯示股份為主的觀音信仰，在台北信仰興盛的情形，筆者將另闢專文探討。又台北盆地當中的保儀大夫信仰，也有許多以股作為輪祀的單位，如台北市內正月便有分作十二甲股、埤心股、錦叮股、下內埔、六張犁、龍安埤股、等等以里、區、股輪值，不勝枚舉。

1 六臂觀音係引自北峰寺簡介，林口竹林山寺則自稱為十八手觀音媽。其實林口所謂的十八手觀音，在現今林口的老媽（嘉慶八年自艋舺龍山寺迎請的神尊）身上並不能看到，據傳觀音的手臂由廟方卸下保藏。



從以上可顯見民間對「角」、「股」等概念的隨意使用，並普遍做為輪祀單位的情況。

輪值的週期大都為一年一角頭主辦（也有少數是數年輪一次角頭），因此值年的頻率與角頭數目大抵上是相同的，有些角頭其下會再劃分小角頭，譬如筆者於舍人公的觀音山角，就發現其下又可以劃分做：坑口角、內岩角、田仔埔角、田仔埔三重角、二重埔八里角、中坑福隆山角、中坑角、福隆山角、直坑角、崩山角等小角。以當地人的用語而言，譬如說某個輪祀組織為八個角頭，雖然意味著八年舉行一次，但是習慣稱作「頭尾九年」，如果是九個角頭則稱為「頭尾十年」；輪值到的角（甲）頭，被稱作值角（甲）、著角（甲）、值年、著年、值東年、著豬公年。輪祀組織的角頭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可能會由於人數的增加或信徒的搬遷，而產生新的角頭；單一角頭也可能因為人數便少，或是「不要份了」等原因，而與其他角頭「合角」，甚至於「退股」。

「角頭」有時又作「甲頭」，值（著）角因而又稱為值（著）甲。（2003年筆者攝）





清代四股輪值以至建廟的三重竹山寺觀音、龕中有「龍山寺佛祖」公印一顆（左）、清代至近代由十八坪位輪值的竹林山寺觀音（中）、現今擁有六股輪值的觀音六股媽（右）。（2002年筆者攝）²



汐止社後北峰寺觀音佛祖據傳亦為安海龍山寺分靈來台三尊觀音之一，分成社後頂、社後下兩大股，其下再細分成數大區輪流祭典。（2005年筆者攝）

2 本圖為觀音佛祖六股媽值年台北市、三重市合併坪位(通稱台北地區值年)於三重護山宮舉行祭拜的情形，據三重市耆老周友福先生說明，往昔吳水先生尚擔任竹林山寺董事長，於六股媽台北地區值年時，周先生曾將三重竹山寺的觀音與竹林山寺觀音，請出神龕來，要吳水先生等人來分辨何尊為林口的「本尊」(即林口竹林山寺的老媽)，吳水先生及眾人竟無人能分辨，據說此二尊即為當初自泉州晉江安海龍山寺分靈的三尊觀音之二，三尊佛像刻的一模一樣，信徒常將這三尊觀音比喻成「姊妹仔」。另一尊則為北峯寺觀音或者說是萬華龍山寺觀音。



輪祀組織當中有許多以股份為名的神祇（由左至右）—艋舺龍山寺觀音佛祖分靈三股媽、艋舺龍山寺觀音佛祖分靈四股媽、艋舺龍山寺觀音佛祖。（2006年筆者攝於四股媽值年祖田股的爐主厝）

角頭祭祀組織的主要活動—值年（角）祭典的舉行

角頭式的輪祀組織最重要的活動，便是舉行值年（角）祭典，通常當天會被稱為「正日」。舉行祭典的前一兩天，慎重其事的角頭必須請鄰近以及庄內的大廟和土地公至舉行祭典的場所，請神的目的不外是要請鄰近眾神來「吃豬公肉」、「看戲」、「作客」，所請的神多是和值年角頭有深刻淵源的，通常也與庄內的年例祭典所請的神相同，此外角頭內的信眾，若是有家神希望能參加祭典，通常主事者也不會排拒，這種請神的風氣似乎在較為鄉鎮型的角頭較受到重視，越往都會地區則越忽略這個環節，對於必須請哪些神尊，通常都是由經驗老到的頭人所決定，因此每當熟知地方習俗的遺老過世，則舉行祭典的儀式勢必有較大的改變，大家都是憑著過去舉辦值年祭典的印象來舉辦祭典。值年（角）祭典的另一項重點是「殺豬公」、「拜豬公」，豬肉在過去的農業社會中，是非常珍貴的資源，在數年一次的祭典時拿來敬奉輪祀神，可以視為信徒對神明的最高敬意，因此豬公主要雖然是用



於祭拜輪祀主神，然而對於信徒來說殺豬公此等大事，豈能忽略這些平常和村莊關係密切的神尊呢？整個牲豬祭拜的場合，事實上是一種對於鄰近庄頭信仰互動的再確定，而值年祭典也促成了諸神分享豬公肉的一種場合的呈現。

所謂的值年（角）祭典，通常日期是選定在輪祀神於值年角頭的最後一天，當天大多會舉行牲豬（神豬）的比賽，在前幾天或是祭典當天會進行「磅豬公」，並且列出賞豬公的等第，於祭典當天凌晨進行殺豬的儀式，俗稱作「發豬」，以前的發豬儀式大多是要在家前面進行，現今爲了方便有許多人都直接向豬販購買已宰殺的全豬，於祭拜時再載運過來，值年（角）祭典的內容主要是拜天公、拜眾神以及犒軍，經費充足或是較爲隆重的會「做三獻」。豬公祭拜完之後隨即「開豬」，將豬公肉平分成若干等份，並分享給親戚朋友。值得注意的是，民眾有一種觀念，就是要「還豬公肉」，意即以前我曾經接受別人的豬公肉，如今輪到我殺豬公，也要送還回去，因此有些值年的人爲了拜拜而殺了一頭豬，然而常常會發生「不夠還」的情形，因此必須殺兩頭豬來應付，這種還豬公肉的情形，也使得殺豬公的習俗一直得流傳下去，因爲大家都深怕沒有還豬公肉而失了禮數，因此每到自己值年的時候，有參加的人（民眾通常會說「有份」的人）就必定會殺豬公，然而這種還豬公肉的習俗已經日益的瓦解，大家通常會認爲這種還豬公肉的習俗真的太麻煩了----永遠還不清。當天晚上有殺豬公「有份」的人家必定宴請親朋等「沒份」的人，依照舊例豬公肉也會是席上的一道佳餚。然而隨著殺豬公的人越來越少，改用素豬或是單準備水果、牲體的民眾越來越多的同時，有些居民會認爲：現在人很好命，豬肉都沒什麼人要吃；大家豬肉都吃到怕了！現在豬肉不希罕啦！古早豬肉卡希罕！信徒殺豬公的慾望和需求已經越來越少，此外工商業社會的都市當中，養豬公的場所相對減少，而賽豬公所形



成的聲譽和名望，早已不如農業時代那樣受到矚目和重視，因此這種傳統習俗終必式微。



「著角頭」的祭拜也稱作「值年祭典」，某些角頭也以「坪位」稱呼。圖為民國六〇年代竹林山寺觀音佛祖值年大園坪位時敬奉豬公的情形，從豬公牌樓上方可以見到「竹林山寺觀音佛祖值年祭典」的字樣。獎狀中則稱豬公重量競賽為「肥豬比賽」。（本張照片由邱傑先生攝影）³

過頭與落尾

過頭的日期大多是定在舊角頭舉行值年祭典的隔天，然而也有的輪祀

³ 承蒙邱傑先生提供此張照片做為珍貴史料，筆者謹致謝忱。



祭拜豬公是值年角（甲）頭祭祀活動中，極為常見的祭拜方式，甚至舉辦豬隻重量的飼養比賽，名列前矛者能得到賞狀以及金牌。（2003年筆者攝於景美集應廟。）



在過去殺一隻豬公對於「份內」的人來說是件大事，需要許多人的幫忙。現今雖然大都是向豬販購買以宰殺的豬隻，然而依然得要集眾人的力量一如整理豬公的鬃毛。（2006年筆者攝於五股）





組織是另外擇日的，另外也有舉行值年祭典之後，馬上過頭的例子。大致而言，過頭就是過角頭的意思，簡單來說就是新舊角頭對換，實際上所謂的過頭也並不一定是角頭的對換，在民間的用語當中，只要涉及新舊爐主的交接，均可以稱做「過頭」或「過爐」。在舉行過頭的時候，通常新角頭必須有陣頭來舊角頭神尊安座所在地迎接，因此當地人又常將「過頭」稱作「迎過頭」。由於早期生活環境大多並不是很富裕，因此迎過頭並沒有什麼特別熱鬧的陣頭，最早期迎過頭的必需品經常是一面銅鑼，迎接輪祀神祇時，僅以銅鑼聲作為前導，因此在許多人的記憶中，都會說：以前去迎過頭，只有準備一面「三八鑼仔」，好像是要去給人偷請！。然而隨著經濟環境的好轉，漸漸有些角頭開始聘請許多的文武陣頭，有些財力較不充裕的角頭，卻往往還是用一面銅鑼去接神，甚至有的時候舊角頭還因此不肯把輪祀神交給新角頭，於是本著互相競爭、不輸面子的心態之下，過頭的陣頭也趨於多元性，今日過頭的陣頭盛大者甚至可達到一二十陣之譜。

舉行過頭時，最重要的是進行點交輪祀神的相關物品的程序，通常輪祀組織會設有「清冊」，清冊傳統上是使用舊式線裝帳簿，清冊有時又稱作「交接簿」、「大簿」、「公簿」、「爐主簿」，上面載明新舊角頭必須交接的物件，通常包括輪值的佛公（神尊金身）、香爐、公印（刻有神明封號的印信）、繡類（頭旗、桌圍、佛衣等）、金牌、有時有五營斗、令牌、符版、佛龕、過頭燈，甚至有的還有佛轎等設備。某些輪祀組織設有公業，因此可以收租，這些收租的款項也被明列於清冊中。記載在清冊中的物件通常被當地人說成是某某神的「財產」，其中又以金牌最為重要，慎重者需要按重量逐面清點，雖然對於現代人來說單一面金牌，並不是很昂貴的物品，然而有時金牌達到數百面的時候，則妥善保管這些金牌，對於值年的爐主來說，是一件很頭痛麻煩的事情，也有的輪祀組織協議將所有的金牌鑄成一



面，以避免清點時麻煩，然而極少數的輪祀組織也會發生金牌遺失的事情，輪祀組織的參與者通常是說拿去「周轉」，因此於角頭交接的時候就會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發生，甚至有的角頭會拒絕進行交接。對於每個角頭而言，除了承接上角頭的物件之外，還必須對下角頭的人負責，因此大家對於交接物件的清點，都非常戰戰兢兢，以免惹人非議。在過頭交接的時候，值年爐主必須包所謂的「壓爐金」給下任的爐主，大抵上是希望某某神的「財產」能夠越來越壯大，以作為輪祀組織的基金。當然清冊本身也是移交的重點，有時候清冊也會有遺失的狀況，如2005年郭子儀在港仔嘴角要交接給番仔溝角的時候，就發生了原本舊式的「大簿」遺失了，於是由四大角的人填寫，要求港仔嘴的人負責於期限內尋找並繳回。除了這些固定的物件之外，也必須備辦一些與祭拜相關的祭品，傳統上舊爐主必須送新爐主一組糖塔（糖龍），並且要備辦麵龜數份給新頭家，以及準備金、香、炮、燭給新爐主，以便回去新角頭時祭拜使用。

迎過頭的這天除了上述這些例行公事之外，某些輪祀組織還會「辦桌」請角頭內的人，稱為「吃角頭棹」，譬如林姓七角頭天上聖母、郭子儀會、金敦陳七角頭保生大帝、銀同徐姓日月二大使等均保留了這個習俗。迎過頭前的筵席除了是一種「吃會」以外，例如林姓七角頭天上聖母在迎過頭前的筵席便被稱為「吃祖」（文崇一等，1975：172）。新角頭於迎神之後回到新角頭的所在地則稱為「落尾」、「落馬」，該角頭的所有信眾必須舉行小型的祭拜。



金牌等物品的點交是過頭時最重要的程序，這些物件和款項均記載於「清冊」、「大簿」之中，被當地人視為神明的重要「財產」。（2005年筆者攝於蘆洲保佑宮—林姓媽祖值年獅頭角）

三、臺北盆地以姓氏為主體的輪祀組織現況

以下為筆者這幾年來於台北地區，調查紀錄以姓氏為主體的輪祀組織，主要記述的重點包含角頭的輪祀主神與輪祀範圍，輪祀組織舉行祭祀的情況。細部內容將於日後再行進一步整理。



西河林姓天上聖母輪祀組織

西河林姓七角頭媽祖輪祀組織，又稱作「正龍社」天上聖母，供奉的是媽祖—林默。由於媽祖姓林的緣故，因而各地的林姓大都稱媽祖為「祖姑」、「姑婆」、「姑婆祖」、「林姑婆」⁴。媽祖對於林姓來說之所以稱為姑婆，主要是由於媽祖並未出閣，未出閣而亡的女姓在閩南通常被稱為「姑婆」、「姑婆仔」，然而媽祖被認為因為神威顯赫，尤其又受到歷代帝王褒封，因此林姓大都以媽祖為榮。如《天妃顯聖錄》序中林麟（火昌）的敘述：湄洲天妃，吾有林氏唐邵州刺史公九世女孫也。林族俱出自唐明經擢第太子詹事上柱國披公後，則妃之高曾，余諸祖也。甚至於為了與媽祖連結直接血緣關係，而更改系譜者，同前書中〈天后本支世系考〉中提及：世有以后尊榮，奄為己房所出，將其先代而改易之。可以看出林姓對媽祖的崇拜，雖然媽祖並沒有直屬的後代，然而透過與媽祖相同遠祖的認知，林姓與媽祖則迅速建立起親屬的關係——一種間接的遠祖關係，並且得以在姑婆前冠上「祖」字，林姓人士因此又稱媽祖為「祖姑」或「姑婆祖」；另一方面，林姓子弟也自稱作媽祖的「裔孫」或「族孫」⁵。

西河林姓七角頭包括：**獅頭角**：本角所涵蓋的區域除了蘆洲獅頭以外，還包括五股、田仔、新莊中港厝等地方。**南港仔角**：除了蘆洲的南港仔之外，本角頭還包括五股的河溝角，當日除了蘆洲南港仔的西河林姓前來祭拜之外，五股河溝角西河林姓也備牲豬來南港仔祭拜。比較特殊的是南港仔角由於日治時期3月18日舉行值年祭典時，南港仔當地與五股河溝角由於賞金牌的糾紛，導致雙方發生不愉快經驗，因此自日治時期至今賞豬公的金牌，都分做兩邊獎賞，至於二角頭的關係還待釐清。**南路厝角**：南路厝角為蘆洲

4 暱稱媽祖為「姑婆」並非只有林姓，如臺中南屯萬和宮的老二媽，則被西屯廖姓稱為老姑婆。

5 如林麟(火昌)於序的文末便自稱為族孫，七角頭輪祀組織敬奉牲豬時所使用的豬公劍上，除了使用弟子某人敬奉之外，也常使用裔孫某人敬奉。



中路、店仔口一帶（即今湧蓮寺附近一帶），此角頭尚包括了五股的褒仔寮。港仔嘴角：今板橋市江子翠一帶。菜寮角：今三重市菜寮一帶。三重埔角：今台北縣三重市一帶。每當輪值三重埔角時，其下又細分成三組輪流：一組包含溪尾、分子尾、車路頭、下竹圍、後竹圍。一組是三張、六張、長泰、大竹圍。一組是過圳、頂坎、田心仔、五穀王。每組二十一年值年一次，為七角頭當中值年時間間隔最久的一角。關渡角（包括夏嘮別）：關渡角為七角頭之中，最慢加入輪祀組織的一角，關於關渡之所以會加入七角頭輪祀組織的原因，筆者曾於菜寮角和南港仔角訪問耆老之後，得到以下兩個故事版本：某個值年角頭的林姑婆爐主，因為賭博損失了很多錢，將林祖姑丟入淡水河中（另版本說是因為颱風而沖走），後來媽祖神像被關渡的林姓人士拾獲，等到三重蘆洲六角頭人士要去討回林姑婆神像時，關渡的林姓要求也要分出一角祭拜，於是才衍伸出七角頭。正龍社天上聖母年例於農曆三月十八舉行值角祭典，當日林姓等信仰者宰殺牲豚敬奉。三月十九為「迎過頭」，當日中午由值年角頭宴請下個角頭的宗親，再進行金牌等物件的點交之後，由下一角頭將媽祖迎去，到下個角頭時還要舉行簡單的祭拜，稱作「落尾」。



西河林姓天上聖母角頭分布圖



底圖引用：中央研究院，《臺灣歷史文化地圖系統》第一版，（台北，中央研究院，2003年9月）。圖中白底紅字的角頭名稱為筆者加註。



七角頭林姓天上聖母，自南港仔角過頭至南路厝角，途中經蘆洲南港仔重劃區一帶——傳統的角頭聚落隨著都市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轉變。（2006年筆者攝）



七角頭保生大帝輪祀組織

此輪祀組織有七角頭，分別為五股鄉的更寮角、三重的下竹園角、台北縣的八里角：分布在八里松仔腳一帶。蘆洲的中路南港仔角。五股的洲仔角：依道士疏文記載，本角的包括有五股坑、坑口、洲仔、獅仔頭、獅尾仔、崩山、成仔寮、觀音山、觀音坑。台北縣三重市的三重角。永和的溪州角：又可分作頂溪洲與下溪洲，頂溪洲與下溪洲皆「有份」，以頂溪洲參與者為多。本輪祀組織編有簡介如下：〈神明會簡介〉：經各角的長者口述，本會據傳是因從唐山乘船到台灣之時，遇到颱風，祖先們拜求船上供奉之神明（保生大帝）祈賜平安，俟船隻安抵台灣後，一、因感念保生大帝之靈驗，二、則因同鄉之情誼，加上初抵台灣，人地生疏，遂結義同盟，以尊奉保生大帝當作交流之信物，分成七角頭，沿襲至今。神明會主要的參與者以燈號為金敦的陳姓人士為多數，另外在八里一帶則全為楊姓，因此在八里角的保生大帝又稱作「楊仔公」，在三重一帶則有顏姓的會員。

三月十二為舉行值年祭典的日期，當天「有份」的人大都會殺豬公酬神，在舉行拜天公、眾神之後，必須祭拜先賢，先賢圖的詳細內容詳見（表一），所祭拜的即為早期各角頭之前輩，從上方的七言詩中可以意會到會內之人當初結盟互助經營的情形。翌日為過頭日，值年角頭於庄頭備辦鼓樂迎接新角頭的陣頭，之後由值年角以午宴宴請新角頭的人士，並且進行各項物品點交交接之後，由新角頭迎神回去，並於新角頭舉行「落尾」祭拜。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 歲次乙酉 令桐重抄	五福歸神補靈延	一輪明月天下照	合境通明皆顯現	興元禋祀一品香	四時八節平安善	帝成春景無異眾	共立鴻圖景色鮮	聿開鉅典依然在	今朝契合快蟬聯	昔日歡陪稱雅誼	眾志經營孰後先	諸君勳績已超前	生於乾隆 癸未年 陳姓先祖遷台先賢芳名錄
	陳鳩觀	陳勇觀	陳論觀	陳請觀	陳佳觀	陳樣觀	陳壽觀	陳胤觀	陳審觀	許某觀	陳桑觀	陳祖觀	
	顏志觀	陳梓觀	陳為觀	陳漬觀	陳因觀	陳記物	陳炎火	陳鏈熊	陳在觀	顏麵觀	陳錐觀	陳墜觀	
	陳近觀	莊斗觀	莊成法	陳鏈絨	楊旭文	陳洸聞	吳行觀	陳宇觀	顏超觀	張朝觀	楊光觀	楊淵觀	
							陳用觀	顏靜觀	陳伴來	陳床觀	陳淡興	陳攀桂	

(表一)七角頭保生大帝所祭拜的先聯，上載明結義同盟的先賢芳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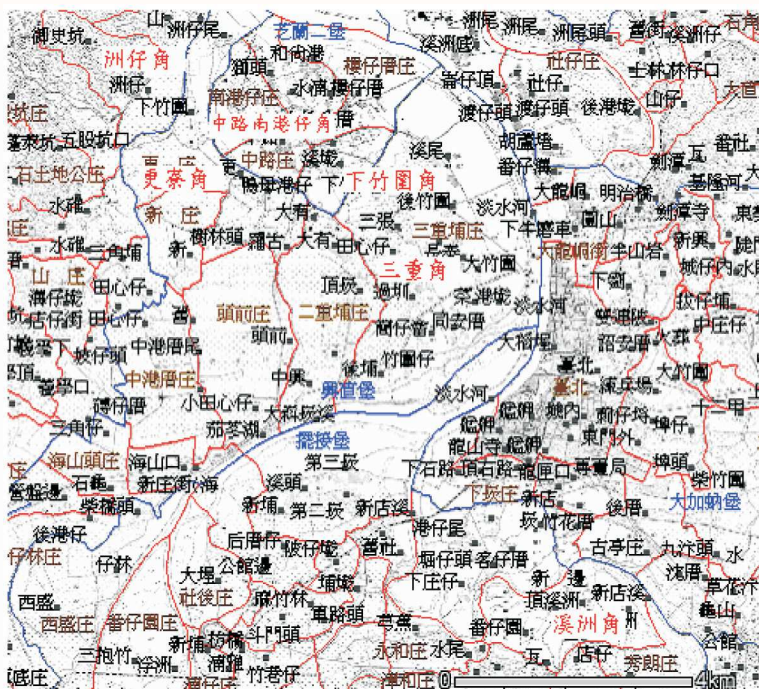


七角頭保生大帝的大燈，下方為各角頭輪流保管祭拜的先聯。（2006年筆者攝於五股）



金墩陳姓為七角頭保生大帝神明會最主要的參與者。（2005年筆者攝）

七角頭保生大帝角頭分布圖（另外尚有八里角，本圖省去）



底圖引用：中央研究院，《臺灣歷史文化地圖系統》第一版，（台北，中央研究院，2003年9月）。圖中白底紅字的角頭名稱為筆者加註。

張姓保生大帝輪祀組織

張姓保生大帝輪祀組織原本可以分成四大角，以下又劃分成許多小角頭。一大角是包含有獅頭角、鳥山頭角、蛇仔形角。獅頭角：今蘆洲市獅頭一帶。鳥山頭角：今八里鄉渡船頭鳥山頭一帶，原本和獅頭角同角頭，後來獨自成一角頭。蛇仔形：八里鄉龍源村龍形一帶，現僅有三戶參加，另外關渡和淡水各有一戶參加，是原本從蛇仔形搬出去的，蛇仔形角早先自己並沒有形成一角，而是與鳥山頭角同角。以上三角，各每十二年舉行「著角」拜拜，往昔鳥山頭角和蛇仔形角沒拆角的時候，為八年輪值一次。

另一大角則是三重埔角和十一份角：包括今三重市一帶和蘆洲一小部分，此二角值年機會為八年一次。三重埔角⁶：三重埔角內部另外設有中壇

6 三重埔角由於角頭輪值較為複雜，筆者特地於2006年5月4日訪問葉琪先生暨其夫人於三重過圳，葉先生從母姓，然而由於父親為張姓，因此仍然可以加入祭祀的成員，其參與張姓保生大帝神明會頗為熱心，也清楚了解整個三重埔的張姓大道公諸多角頭的分佈情形和歷史，非常感謝其不吝提供資料與協助。



元帥神明會，俗稱「羅車公會」，此會和輪值的保生大帝有密切的關係，為保生大帝前的中壇元帥所分香出來，每年固定於正月初八由會內舉行「吃會」，若逢三重埔角值東年份，於當年正月初八吃會時還要商量過頭事宜，並且就羅車公會的「名份」（有份者的名單）擲筊杯，以承擔即將「落尾」的張姓保生大帝，而不用去值年的角頭請保生大帝金身來擲頭家爐主。三重埔角其下又劃分成四小角，著三重埔角時其下所有的小角頭皆可以宰殺豬公祭拜，然而由於整個三重市參與人數頗多，因此小角的劃分是用來區分拔擲爐主的機會，意即只要八年一次大道公值三重埔角，所有三重埔「有份」的人都必須參加「迎過頭」、以及隔年的值年慶典，然而爐主一職則由三重埔角下的不同小角輪流擔當，因此擔任機會十分渺茫，大抵上每小角為三十二年得以有擲爐主的機會。三重埔角以下所包含的四小角，分別為：分仔尾角：今三重市分子尾一帶，三十二年值擲爐主年。一角為頂崁過圳角：今三重市頂崁、過圳、菜寮一帶。頂崁過圳角，其內又可細分為頂崁角和過圳角，因此兩小角擔當爐主的機會為六十四年一次，其中由於頂崁角的人數比較少，因此倘若頂崁角值擲爐主年份時，因故不能承接，則由過圳角的人擔當。一角是後竹圍車路頭角：今三重後竹圍一帶，又可去車路頭而稱後竹圍角，每三十二年值擲爐主年。另一角為六張角：今三重市六張大同公園一帶，每三十二年值擲爐主年。然而2004年值年三重埔角「迎過頭」時六張角並沒有來參加，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六張角的頭人年事已高，後輩又沒有積極參與所致。以上為三重埔角及其下諸小角的輪值模式。三重埔角除了有組織「羅車公會」之外，每逢張姓柱內有人過世，三重埔角有份大道公的，也都會一起舉行「薦祖」，可見角頭內有直接的親屬關係。十一份角：蘆洲市中山二路頭一帶，每八年輪值一次。



一大角爲**新莊角**：包含的範圍頗廣，所謂的新莊角並不侷限於新莊市，實際上包括了新莊（新莊街、中港厝）、泰山（三竹圍等地）、五股（包含樹林頭、更寮）均有參加。整個新莊角其下依照份數，共有劃分成五個小組，設有組長以利收取緣金事宜。新莊角其下並沒有劃分小角頭，因此每四年就必須輪值一次。本角頭的張姓人士另外組有保生大帝神明會，農曆三月初一吃會。除此之外，值年保生大帝的爐主還必須備辦該年掃墓的祭物，新莊角的張氏族人會於三日節一起去掃墓，掃墓完後份內也會舉行聚餐。

另一大角爲**中路新竹圍角**，今蘆洲市中路一帶。所謂的中路新竹圍角中的中路和新竹圍（仔）所指的地方是相同的，有人將此地稱爲中路，有人稱爲新竹圍，因此稱爲中路新竹圍角。中路新竹圍角所含的地區，除了蘆洲的中路，還包括五股的褒仔寮，褒仔寮的張姓最初也是居住在中路，後來因爲人數漸多，因此搬遷到褒仔寮。中路和褒仔寮的張姓具有血緣關係，現今分佈的範圍爲中路兩柱，褒仔寮一柱，當地人說明彼此是「柱內」的關係。張姓保生大帝金身輪值於此角的時候亦分駐兩地，採取半年在中路新竹圍（仔），半年在褒仔寮的供奉模式。

張姓保生大帝輪祀組織，除了供奉主神保生大帝以外，還供奉有中壇元帥以及黑虎將軍。另外供奉有據傳爲奉請保生大帝來台的先賢「漆仔」三幅、「先聯」七幅。農曆三月十四舉行值年祭典。農曆三月十五（蘆洲中路新竹圍角選在三月十六）進行「過頭」。



張姓保生大帝角頭值年表

角頭名稱		值角或擲爐主機率				
獅頭角	獅頭角	12 年值角一次				
	烏山頭角	12 年值角一次				
	蛇仔形角	12 年值角一次				
三重埔角 十一份角	三重埔角	8 年值角一次	頂崁過圳角	頂崁角	64 年擲爐主一次	
				過圳角	64 年擲爐主一次	
			分子尾角		32 年擲爐主一次	
			後竹圍車路頭角		32 年擲爐主一次	
			六張角		32 年擲爐主一次	
	十一份角	8 年值角一次				
	新莊角					4 年值角一次
中路新竹圍角		4 年值角一次				

資料來源：筆者田野調查。

張姓保生大帝角頭分布圖



底圖引用：中央研究院，《臺灣歷史文化地圖系統》第一版，（台北，中央研究院，2003年9月）。圖中白底紅字的角頭名稱為筆者加註。



2006年張姓保生大帝值年新莊角祭拜的情形。中間上方的神尊為張姓「會內佛」——保生大帝，後方三幅「漆仔」所繪的是一對夫婦（照片中間以及左方）以及其母親（照片右方），據傳此三人即為最初奉請保生大帝渡海來台的先人。本角頭的三幅掛圖每逢值年祭典或是落尾祭拜，都必須展開膜拜。（筆者於2006年攝於泰山）

銀同徐姓日月二大使輪祀組織

同安徐氏輪祀神為日月二大使，亦稱作徐氏祖佛，這個輪祀組織比較特別的是，彼此還有字輩的區分，按照《日月二大使千秋簿》記載有關徐姓的相關資料：昭穆：福建省泉州府同安縣烏塗鄉者通用也。苗德元乾坤。廷本進漢光。旭日升東海。瑞雲騰南風。八龍誇順秀。五鳳滿田庄。吾徐姓：郡號（燈號）銀同。日月二大使，又稱作日月童子，關於此神的傳說如下：明朝桂王遇難，曾經有兩位孩童救駕，事後被桂王封為日月二大使，而日月二字相合即是「明」。另外又傳說日月二大使為清水祖師的左右護法⁷。附帶一提，此銀同徐姓總共有三尊祖佛：日月二大使、清水祖師、媽祖，各自形成輪祀組織，其中日月二大使和清水祖師的關係最為密切，每當值兩神各自

7 因此如新莊角於2006農曆四月初八過頭的時候，除了迎請日月二大使神尊之外，還迎請了徐姓另一尊祖佛——清水祖師，並將日月二大使安置於祖師左右，新莊角的人認為日月二大使是清水祖師的護衛。筆者非常感謝徐樹叢先生提供許多口碑資料。



的祭典，按古例都需要讓三神同聚。三神的祭祀組織模式並不盡相同：日月二大使是以角頭來進行輪值，而清水祖師則是以「會份」來進行輪值，共有十份，每年由一份主持祭典，然而二者所包含祭祀的區域確是大同小異。另外一尊媽祖，則是由中和、萬華等地所輪值，和日月二大使以及清水祖師的祭拜組織逐漸疏遠。日月二大使對於徐姓來說是一個幫助渡海來台的神祇，傳說當年唐山過台時，有許多帆船一同前往，途中船遇上暴風狂浪，許多船都沉沒了，然而這艘供奉有日月二大使的船，卻能得以安然無恙，鄰近的船隻於事後告知該船的人說，其船頭前有兩個小孩子，扶著船頭致使船不致翻覆。另一則口碑則與角頭的分布有關：據說原本同安徐姓，只有瓊仔林這裡的祖先要坐船去台灣，然而兄弟們由於依依不捨，在船上敘親情；未料船竟然開了，因此兄弟都到台灣來，故事中順道而來台灣的，據說就是新莊角中港厝同安徐姓的祖先。

日月二大使的值年祭典為農曆四月初七，四月初八則舉行過頭。本輪祀組織是由**新莊角**：包括今新莊市新莊街、中港厝、後港、營盤一帶，還包括三重市過圳、頂坎、二重埔五穀王一帶。**港仔嘴角**：包括港仔嘴角（板橋市江子翠一帶）、加蚋仔角（台北市雙園一帶）、溪洲角（永和市溪洲）、還包括中和芎蕉腳也「有份」，不過後來每逢值年港仔嘴角時，溪洲角、加蚋仔角漸漸沒有參與，而爐主也很少去揀緣錢，因此都是在江子翠舉辦。附帶一提，港仔嘴、加蚋仔、溪洲徐姓眾等曾於民國四十八年十一月連名敬奉「日月二大使」頭旗一支。**瓊仔林角**：新莊瓊仔林一帶。由於日月二大使是由三角頭輪流拔杯（擲筊）選頭家爐主，因此「份內」的人又俗稱此二神為「三拔公」。然而並不意味著輪祀組織僅有三角頭，每當輪完兩輪之後，即三角頭各輪值兩次後，第三輪原本輪到瓊仔林角的年份則轉而由**番仔園角**輪值，大約於今日板橋市浮州、歡園地區，番仔園角大致是十年得以輪值一

次。長久以來，番仔園和瓊仔林被視為是很密切的角頭，原因據稱是番仔園的人大多是由瓊仔林搬遷過去。先前所提的徐姓清水祖師，為舊曆正月初六舉行值年祭典，正月初七過頭。按照筆者田野紀錄：2005於三重過圳舉行祭典、2006於台北縣泰山舉行祭典、2007於新莊瓊林舉行祭典。起先原本會份有九份，後來由於新莊中港厝的人覺得九份之中，中港厝才居一份太少，因此多加一份，形成十份。

徐姓日月二大使角頭分布圖



底圖引用：中央研究院，《臺灣歷史文化地圖系統》第一版，（台北，中央研究院，2003年9月）。圖中白底紅字的角頭名稱為筆者加註。



銀同徐姓祖佛--「日月二大使」過頭。2006年農曆四月初八，新莊角自瓊仔林角「迎過頭」的情形。（2006年筆者攝於新莊瓊林）

白石連姓保生大帝輪祀組織

白石連姓保生大帝，俗稱作「白石連」。本輪祀組織總共有分作以下角頭：淡水角：淡水忠寮一帶；八里角：八里連厝，位於八里國中旁邊小路的山上，2004年時僅剩下一戶，其餘均搬離山上或遷到外地。於八里街上、松子腳一帶尚有連姓數戶。牛埔仔角：牛埔庄，俗稱「下劉」的地方有連厝。大坪林角：新店十四張連厝，此地區連姓自新莊西盛遷來，本角包括景美溪子口；溪洲角：永和市溪洲一帶；新莊角：新莊市西盛一帶。其中大坪林角和溪洲角對輪，各為十年一次。另外大龍峒的連姓自己也雕刻一尊保生大帝⁸，據八里角人士透露大龍峒原本有加入白石連姓的祭祀組織，後來自己單獨舉辦。本輪祀組織於農曆三月十四日舉行值角祭典，三月十五號則舉行過頭，過頭的中午由舊爐主擺設筵席與新角頭聚餐宴飲，並清點神尊物品：主要是白石連姓保生大帝金身一尊、「玉石宮保生大帝」方形錫爐一座等物

⁸ 據八里角的耆老表示大龍峒連姓這尊保生大帝是與白石連姓的老祖掉換，許多角頭的人也都認為白石連姓的老祖「越拜越年輕」，因此更加深老祖被調包之說。



件。另外由於「白石連」設有公地於八里，稱為「大道公園」，寓意為大道公的田園，此公地是由參加白石連姓保生大帝所有角頭所集資購買，充作祭典費用，收租的金額在清冊中也會載明。⁹

此白石連姓保生大帝，據八里角的連姓人士說明過去曾經幫大龍峒保安宮勘過廟地，由於保生大帝屬於醫神，因此過去亦有收驚治病等儀式。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白石連姓保生大帝（俗稱老祖），除了保留原本六角頭祭拜範圍之外，於近代還分靈一尊保生大帝以備「連姓宗親會」擲爐主之用，這個連姓宗親會的參與資格並不侷限於同安白石連姓，而是近代宗親會的型態——只要是姓連都能參加，因此還包含了台北縣雙溪鄉的連姓，然而大抵上宗親會基本的成員都是白石連的成員。早先連姓宗親會舉行聚會時都會請白石連姓保生大帝前往，後來考慮到老祖屬於傳統輪角頭的型態，宗親會要迎請常感不便，因此分靈一尊較大尊的保生大帝當作宗親會的爐主神。以2006年為例，連姓宗親會農曆3月12於江子翠潮和宮保安宮活動中心舉行會員大會，並恭祝爐主保生大帝聖誕、擲選下任的爐主，會後並舉行宗親宴會。連姓宗親會的保生大帝信仰，顯示傳統的祖公會組織延伸到近代包容性極強的宗親會組織的轉變情形。

9 以2004農曆三月十五八里角至淡水忠寮迎過頭時的清冊紀錄，收有租金數千元。



同安白石連姓保生大帝值年八里角時，參與農曆五月初一八里大眾老爺的繞境，可見祖公會的神祇參與地方性祭典的情形。（2004年筆者攝）

林姓忠惠尊王輪祀組織

輪祀主神為忠惠尊王據說為開閩王--王審知，會內的人俗稱為「尊王公」。另外供奉有林祖媽梁氏、中壇元帥、黑虎將軍。每年二月十一日舉行值角祭典，二月十二日迎過頭。

祭祀單位原始分作三大角：浮洲角、新莊角、南港仔角。後來又細分做以下角頭：包括浮洲角：台北市福安里一帶、分子尾角：三重市分子尾一帶，以上每角六年舉行一次祭典。新莊角：新莊市一帶，最近一次在新莊慈祐宮媽祖廟舉行值年祭典、港仔嘴角：板橋市江子翠一帶、瓊仔林角：新莊市瓊林一帶、二重埔角：三重市二重埔一帶，以上每角十二年舉行一次祭典。上南港仔角、下南港仔角：蘆洲市南港仔一帶，以上每六年舉行一次祭典。南港仔角在早期是三年一次舉行祭典，然而由於祭典時必須宰殺牲豚，必然須耗費一大筆金錢，因此當地人說為了避免殺豬太「接」（太經常），因此分作頂下庄兩角頭，得以六年舉行一次祭典，另一方面，南港仔角的林姓除了參加忠惠尊王的祭拜之外，也參加了前述的西河林姓七角頭林姑婆的



祭拜，屬於南港仔角，因此南港仔當地人笑稱七年必須殺三次的豬公。值得注意的是，板橋港仔嘴角的西河林姓，也同時參加了忠惠尊王以及七角頭林姑婆的神明會。

必須要關注的是，忠惠尊王的角頭所有都是林姓的人士參加，惟獨浮洲仔角演變成雜姓角。實際上，浮洲仔角的信徒原本也是屬於林姓，為二十餘人所參加的神明會，然而後來由於浮洲仔角常常迎請老祖（即各角頭輪祀的忠惠尊王金身）醫病，並且有忠惠尊王專門的乩身，有著許多的神跡和靈感，因此信徒日益增多，漸漸的整個浮洲仔庄都信仰忠惠尊王，導致忠惠尊王在浮洲仔角原由林姓私人所祭拜，轉變成了「公家」的神明，當地人稱作「落公」或「打落公」，甚至還因此在浮州仔建立忠惠尊王廟—景安宮。從田野紀錄來看，浮洲仔的值年祭典也充分表現出其截然不同於其他角頭的祭拜方式，早在浮州仔角到南港仔角「迎過頭」時，浮洲仔的忠惠尊王乩身變擔當過頭時的重要角色，必須進行敕符以及指示忠惠尊王起駕的時間等事宜，又譬如在浮洲仔角值年祭典當中，忠惠尊王的乩身必須起駕巡點豬公，這在其他角頭或是在其他輪祀神的角頭的值年祭典中，是從未見到的儀式過程，關於忠惠尊王值年浮洲仔角的盛況，也是全庄動員參加，成為各角頭當中，唯一形成全庄頭祭典的特例。



林姓忠惠尊王角頭分布圖



底圖引用：中央研究院，《臺灣歷史文化地圖系統》第一版，（台北，中央研究院，2003年9月）。圖中白底紅字的角頭名稱為筆者加註。



浮洲仔角自南港仔角迎過頭時，尊王公的乩身指示事情、敕符的情形。（筆者攝於2005年南港子重劃區）



浮洲仔角手提隨香燈的婦女，向筆者訴說著尊王公醫病與抓妖的靈驗事跡，尊王公也因此浮洲仔成為雜姓角，接受全庄的祭拜。（2005年筆者攝）

楊姓楊府元帥、馬府聖侯輪祀組織

總共有六角頭參與輪祀，分別是南路厝角：包括蘆洲店仔口（今湧蓮寺一帶）、五股褒仔寮、以及五股坑一帶；南港仔角：現蘆洲南港子重劃區一帶；溪洲底（或作尾）角：今台北市社子浮洲一帶；新莊角：新莊、中港厝、瓊林一帶；番仔園角：板橋歡園里一帶；三重埔分子尾角。供奉主神為馬府聖侯以及楊府元帥，所謂馬府聖侯又作馬舍公、馬舍人、舍人公，和西亭陳氏所輪祀的舍人公為同一神祇，另外楊府元帥則是楊令公，台北地區楊姓除了本輪祀組織，供奉馬府聖侯與楊府元帥之外，另外就是臺北市加蚋仔的「楊聖廟」，關於兩神的搭配祭祀，筆者採錄到傳說之故事情節大致如下：楊令公被奸臣陷害遭到羈押，馬府聖侯是一個押渡官（押解犯人的官職），一路上馬府聖侯都對楊令公等人很好，因此楊姓族人非常感恩馬府聖





侯，另有一說是馬府聖侯是主管糧草的官吏，因而習得許多草藥的治療方法，並且醫助了楊姓族人，另外又有馬府聖侯為楊令公的管家之說，總之馬府聖侯最終是有恩于楊姓，然而馬府聖侯並沒有後嗣，反觀楊令公卻是七子八婿，因此每當楊令公舉行壽誕或是過年的時候，馬府聖侯都會感傷自己百年之後無香火奉祀的遭遇而痛苦難過，楊令公就安慰馬府聖侯，並且告訴馬府聖侯，以後楊令公的後代只要有祭拜楊令公，必定有祭拜馬府聖侯。

本輪祀組織於農曆二月十二日舉行值年祭典，二月十三日由下一角頭前

楊姓楊府元帥馬府聖侯角頭分布圖



底圖引用：中央研究院，《臺灣歷史文化地圖系統》第一版，（台北，中央研究院，2003年9月）。圖中白底紅字的角頭名稱為筆者加註。



遠古祖先的傳說故事，塑造了同姓供奉何種神祇的基礎。圖為楊姓輪祀組織的馬府聖侯與楊府元帥。（2005年筆者於值年南港仔角祭典所攝）。

來「迎過頭」。

鶴浦陳姓天上聖母輪祀組織¹⁰

本輪祀組織的參與者，主要來自於原鄉為泉州同安縣鶴浦陳姓人士參加，供奉主神為媽祖，分成四個角頭輪值，媽祖於每個角頭兩年，因此每個角頭八年輪值一次。總共分有下埤頭角：台北市濱江街、下塔悠一帶，本角頭有份者還包括關渡（位於馬偕醫院後方一帶）。2003年於下塔悠金玉禪寺前舉行祭拜。岩腳角：五股鄉成仔寮、洲仔一帶。洲仔尾角：蘆洲市洲仔尾，媽祖均供奉於忠義廟內。港仔尾角：今捷運忠義站旁興建有陳祖厝，設有祭祀公業陳懷，值角祭典均於陳祖厝舉辦。鶴浦陳姓媽祖於農曆三月十八

¹⁰ 感謝洲仔尾角陳金榜先生、岩腳角陳偕得先生提供許多訊息。





舉行值年祭典，農曆三月十九迎過頭。以前在舉行值年祭典當天值年角頭必須準備辦四桌菜餚，稱為「吃角頭棹」，今已廢，改成四角頭的頭人於值年祭典前兩個月舉行茶敘。



同樣的燈號和姓氏是移民初期一種團結人群的機制。圖為鶴浦陳姓媽祖輪祀組織中的蘆洲洲仔尾角至五股岩腳角「迎過頭」的情形。（2005年筆者攝）

汀郡鄞山寺定光古佛輪祀組織¹¹

本輪祀組織主要為永定胡姓與漳州江姓所敬奉，主祀定光古佛，參與者俗稱定光佛、定光佛祖，旗號則作「汀郡鄞山寺定光古佛」，現今輪祀區域分作丹鳳股（頂埤角）、泰山股、新莊股，三股輪流，定光佛祖於每股停留滿兩年，因此每股六年舉行一次值年祭典。此尊定光古佛據說為永定胡姓的「祖佛」，丹鳳股與泰山股的參與者均為胡姓，新莊股的信眾除了永定胡姓之外，還有原籍為福建省漳州府平和縣大溪川貝樓的江姓，此江姓於冬至

¹¹ 感謝新莊股江登貴先生接受訪問。



時於泰山、新莊、龜山一帶有「吃冬至祖」，敬拜東峰公太（俗稱江府王爺），新莊股江姓人士表示其祖先早期墾作定光佛祖的田地，即（貝業）定光佛的公田耕作，因此有參與定光佛的祭拜。本輪祀組織兩年一次舉行值年祭典，供奉牲豚，翊日由下個角頭「迎過頭」。

值得注意的是此輪祀組織本來的輪祀範圍並不只是這三股，光泰山就分成頂、下泰山兩股，後來下泰山股由於當地還有長福巖清水祖師以及觀音六股媽的輪祀，因此原本敬拜定光佛轉而敬拜長福巖六角頭清水祖師或六股媽，以致敬拜定光古佛的人數劇減，下泰山股終至「退股」。另一方面，原本丹鳳股的定光古佛信仰者，為定光古佛各股信仰者中宰殺豬公最盛的地方，然而據報導人陳述，丹鳳由於亦屬於觀音佛祖六股媽頂埤角股，此觀音信仰人數眾多，因此許多原本拜定光佛的人士，轉而敬拜觀音佛祖六股媽。之所以有如此大的轉變，「請人客」的問題是個關鍵，由於六股媽在頂埤角股的信眾原本就多，因此每逢六股媽祭拜的年份，有「份觀音媽」的人必須宰殺牲豚，並且必須宴請「沒份觀音媽」的人；同樣的每逢定光古佛值年丹鳳股的年份，「份定光佛祖」的人也必須殺豬祭拜定光佛，並宴請「沒份定光佛祖」的人，然而必須意識到的是：「份觀音媽」的人要比「份定光佛」的人多很多，因此報導人說明之所以從定光佛轉而敬拜觀音媽，是因為請客的時候「比較好請」。由此可以發現定光佛的輪祀股份，不斷被周圍其他相似性質的角頭輪祀組織壓縮的情形。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議題是，此定光古佛的輪祀範圍，和清代業戶胡焯猷的開墾區域相當，因此此定光佛祖的角頭輪祀組織，與胡焯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容待未來再行深入探討。



（附錄）＊長福巖清水祖師除了正月初六七股份字姓輪值祭典之外，於其他地區有著許多的角頭祭拜，依筆者田野調查而得，於龜山、泰山、五股，安溪籍民分六角頭，六年一次舉行祭典：頂泰山股、（下）泰山股、五股區、大科股、大坪頂、舊路坑，正月初三敬奉牲豚，正月初四迎過頭。

（附錄）＊艋舺龍山寺、林口竹林山寺所分靈的六股媽¹²，即包括了頂埤角股（艋舺龍山寺寺全志記載包括頂坡角、搭寮坑、三角埔）、西盛股（包括潭底圳安、獐寮、西盛、沙崙、浮洲、後港）、新莊股（新莊街以慈祐宮媽祖廟為分界點，分成新莊東區、新莊西區，以及中港區、頭前區、福營區）、山腳股（前引寺志記載包括新莊山腳、五股庄、下坡角），於戰後增宜蘭冬瓜山股（2006年冬瓜山股又與台北地區合併）與台北地區（台北市、三重市合併坪位，其中三重以過圳一帶參加人數最多）。



定光古佛的輪祀股份區域範圍，和業戶胡焯猷的開墾區域密切相關，此尊定光佛祖為永定胡家的「祖佛」。（2006年筆者攝於定光古佛值年丹鳳股）

12 觀音佛祖六股媽一說為林口竹林山寺所分靈之正爐，一說為原鄉為晉江的新莊公館口業戶張廣福家族自艋舺龍山寺分香的神明，每逢正月初九公館口天公會祭拜以及六月十五日公館口全安宮李府星君聖誕，公館口的人都會去六股媽值年的角頭，請六股媽回公館口。公館口並且設有觀音媽的公厝。



原本定光佛祖輪祀組織的下泰山股的有份者，已完全轉而參加長福巖六角頭清水祖師值年下泰山股（掛金排者為輪祀清水祖師金身）或六股媽的祭拜。圖為長福巖清水祖師值年下泰山股時竹林山寺的觀音以及鄰近的眾神被迎請而來的情況。（2003年筆者攝於清水祖師值年下泰山股）



頂埤角（新莊丹鳳一帶）原本有許多「份」定光佛祖的信眾，由於經濟面向等因素而轉向參與龍山寺／竹林山寺觀音佛祖六股媽頂埤角股值年慶典。（2000年筆者攝）



台北盆地的字姓戲輪祀組織

往昔大龍峒保安宮自三月初五張姓開始，迄三月廿八日吳姓止，每天由一字姓獻戲，筆者除於2004年曾經對於吳姓的字姓組織進行訪問之外，於2006年農曆三月初五至三月廿八日，筆者嘗試逐日至保安宮調查探訪，另外發現了西河林姓字姓戲組織以及楊姓¹³仍在舉行祭拜。吳姓與林姓的保生大帝亦是採用角頭輪祀，而且其範圍規模十分的龐大，因此也列入本文的紀錄和討論。

(1) 西河林姓十一角保生大帝¹⁴

西河林姓十一角保生大帝，主要的參與者為原鄉為泉州同安縣西河林姓，按昭和十一年丙子桐月十七日由西河林姓十一角公訂的《保安宮保生大帝祭典爐主簿》中記載，此輪祀組織可追溯自光緒九年三月十七日，並有全立合約的紀錄如下：光緒九年三月十七日全立合約保生大帝爐下西河十一角眾等合約十一紙擬支各角收執為照 大稻埕復源号柏仔林林懋大龍崗錦同号同安厝林基林祿新庄林字成港仔嘴林心池關渡林乾錫口洲仔林品林火車路頭林法仁林万全和尚洲林明德林仁德龜崙蘭林金炉林天賜。至昭和十一年重新闢分十一角頭輪流順序，西河林姓十一角分別為：一闖大稻埕角：台北市大稻埕。二闖柏仔林角：新莊市瓊林一帶。三闖大龍崗角：台北市大龍峒。四闖同安厝角：三重市環河南北路一帶。五闖新庄角：台北縣新莊一帶。六闖港仔嘴角：板橋市江子翠一帶。七闖關渡角：台北市關渡。八闖錫口洲仔

13 關於楊姓保生大帝字姓戲組織，筆者由於沒有遇到任何參與者或報導人，只見到爐位與金身，故不詳其沿革。

14 感謝港仔嘴角林當江先生提供爐主簿予筆者拍攝，提供了非常珍貴的史料。爐主簿中有一些簡體用字，本文亦予以採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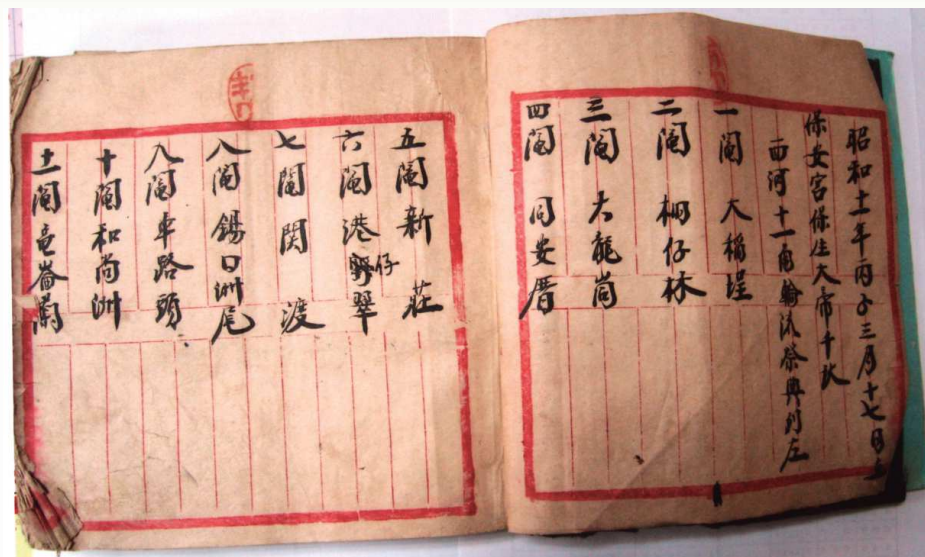


角：台北市松山一帶。九鬩車路頭角：三重市車路頭後竹圍一帶。十鬩和尚洲角：蘆洲市一帶。十一鬩龜崙蘭角：即龜崙蘭，永和市溪洲一帶，從爐主簿中昭和十三年祭典之記載得知，龜崙蘭角之中又細分成龜崙蘭、港仔尾、崁頂三角，因此三小角每小角三十三年輪值一次。

本輪祀組織設有保生大帝的公地，於爐主簿中〈不動產表示〉中記載有兩筆，一為新莊郡鷺洲庄和尚洲南港子的公田，（貝業）於林姓耕種；另一為大龍崗町的房屋。因此每逢角頭值年舉行祭拜以及吃會，均有公錢可以支應，不必額外收取緣金，所有公地的收益，除了留作公金之外，也平分與各角頭，如民國70年代政府徵收蘆洲南港子一帶的部分公地之款項，便分成十二份，一份留作公金，其他平分與各角頭當基金。除此之外，值得注意的是光緒九年的合約字中，大稻埕角的林復源號，林復源號是清代三郊總長林右藻所建立的商號¹⁵，可見清末以商號加入字姓組織的情況，也可見字姓組織其背後的商業經濟勢力。另外從爐主簿中可以看到有許多往昔保安宮的三堡祭祀組織中，二堡總董事林清敦的記載，林清敦捐獻了許多的器物（如放置交接物品的木箱），另一方面也掌管了「保安宮林姓十一角印」，可以意識到當時保安宮的執事者和地方的家族有著密切的關聯。

本輪祀組織於每年農曆三月十七日由值年角頭迎請林姓保生大帝神尊、六角錫爐於保安宮舉行祭拜，當天中午舉行吃會，每個角頭均派代表出來聚餐，並進行點交交接物件之後，當天即進行過頭。

15 見盧錦堂主編，《臺灣歷史人物小傳—明清時期》，頁1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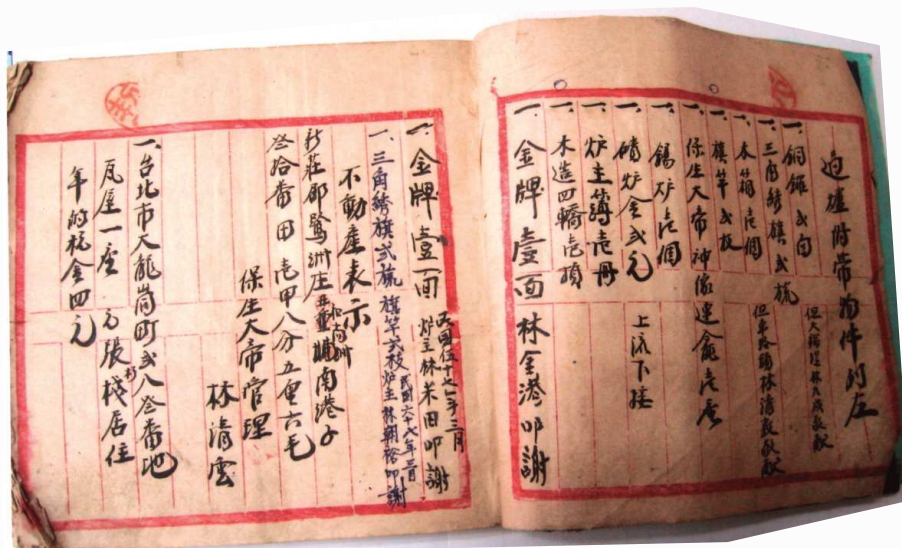
昭和十一年同安西河林姓十一角保生大帝重新闢分輪值順序紀錄。(2006筆者攝)



爐主簿中明確記載值年角頭所要備辦的物品，以及各種祭物的分配，如「查明糖龍十一仙中塔分與新爐主餘十仙分配新頭家十名各一仙」。(2006筆者攝)



昭和十一年（一九三六年）的爐主簿中紀錄了光緒九年（一八八三年）西河十一角所全立的合約。（二〇〇六年筆者攝）



爐主簿中明列過爐附帶物件以及不動產表示，所謂的不動產就是神明會成立之初各角頭集資購買的公地。（二〇〇六年筆者攝）



昭和十一年丙子桐月，由車路頭角派下林清敦所敬獻的「保安宮保生大帝西河十一角物品箱」。(2006年筆者攝)



保安宮西河林姓十一角保生大帝金身及六角錫爐於大龍峒保安宮內舉行會內的祭拜。(2006年筆者攝)



(2) 吳姓保生大帝輪祀組織¹⁶

吳姓保生大帝輪祀組織於道光元年便已經建立，所組成的吳姓成員多來自舊屬泉州府同安縣一帶，每年照例於農曆三月廿八日由值角的爐主以鼓樂奉請吳姓保生大帝，於台北大龍峒保安宮舉行祭拜。此輪祀組織初期原有十角頭進行輪值，分別為錫口角（今松山區一帶）、滬尾角（今淡水鎮一帶）、龜崙蘭角（今永和市溪洲一帶）、大龍峒角、三重埔角（今三重市一帶）、新庄角（今新莊市一帶）、三抱竹角（今板橋市番仔園、浮洲仔一帶）、和尚洲角（今蘆洲市一帶）、艋舺角（台北市萬華一帶）、北投角（台北市北投）。又根據大正九年的先賢圖（先聯）的記載，其中有一些角頭「合角」，因而從十個角頭轉變成六角頭，分別為：北投角和滬尾角合角為「北投角」；三重埔角、三抱竹角、新庄角合角為「三重埔角」；龜崙蘭角和艋舺角合角為「溪洲角」，另外維持原角頭未與它角合併的是和尚洲角、錫口角、大龍峒角。本輪祀組織除了供奉有保生大帝，以及方形錫爐一座之外，另外還有爐身張貼有「慈聖宮天上聖母」方形錫爐一座（只有爐位而未設有金身），原本吳姓除了三月廿八日必須於保安宮演大戲一台祝賀保生大帝誕辰之外，歷年於農曆三月廿六日還必須於大稻埕慈聖宮（媽祖宮）演出布袋戲一台，以慶祝天上聖母聖誕，後來省略於媽祖宮的祭典，改與保生大帝的聖誕一起慶祝。

在距今十多年前，吳姓祭拜保生大帝時還必須殺豬公一頭，祭拜後由會內眾人平分祭肉，今日則易以三牲、水果、麵龜祭拜，於會後則發放麵龜

16 承蒙吳振盛先生提供諸多資料，吳先生出生於大正十三年，熱心於宗族事務，因此對於各種歷史沿革知之甚詳。筆者則是在2004、2005、2006年曾三次於農曆3月28日於保安宮訪問吳姓人士，諸位先生不吝提供筆者許多資訊，深表感謝。



與會內諸人。事實上雖然輪祀主神是保生大帝，然而祭拜先賢才是和參與者密切相關的一項活動，於祭拜完保生大帝以及媽祖之後，眾人取出由木盒收藏的先賢圖（先聯），俗稱作「漆仔」，先賢圖為大正九年所製作，於戰後曾經重修裱褙，先聯上方有文句數行，援引如下（先聯上並無標點，為筆者略加）：「維我宗親賢能繼起建立。規模後先媲美。奉吾真人提倡義舉。令德馨香祭祀。伊始玉帛犧牲笙歌燕喜黍稷佳穀酒醴清旨。歲歲佳辰衣冠仰企繼繼繩繩。貽我孫子福祿榮昌長垂萬。大正九年庚申清和月題。」先聯下方則承照自道光元年的「公簿」，抄錄有先賢名共一百一十四位，各角頭先賢人數如下（援用先聯上所用大寫數字）：北投角貳拾壹位，三重埔角貳拾玖位，溪洲角拾參位，和尚洲角拾肆位，錫口角拾貳位，大龍峒角貳拾伍位，這些公簿上所記載的人名，為當初祭祀組織成立之初集資購買祭田的十角頭吳姓人士，由每個先賢一人出一兩元，以兩百多元買下了現今陽明山的土地為公業，總共五、六公頃，並且設立公號「吳家記」，這些土地收租的款項，則作為舉辦祭典的費用，以會內的用語而言吳姓舉辦吃會和祭祀是用「公金」、「公錢」來辦理的，因此不用另外揀取緣錢。祭拜先賢時，先聯懸掛於保安宮後殿義勇公旁，並備以飯菜祭拜，同時亦須祭拜保恩堂中的義勇公。

由於保生大帝姓吳，因此吳姓後人，皆以稱為保生大帝的「裔孫」或「後裔」為榮，並且得以於家姓戲的最後一天獻戲，即所謂吳姓「殿後」、「押尾」之意，據吳振盛先生強調三月廿八日演出大戲一台，除了是對「祖佛」保生大帝，表達恭祝聖誕之意外，另外也利用演戲一台對各姓於三月初五開始的張姓等諸多姓氏的信眾，逐日祭拜保生大帝的虔敬，表示由衷感謝之意，因此以前演大戲時必須扮仙兩次，一次為恭祝祖佛保生大帝聖誕，另一次扮仙則為身為大帝裔孫，對各姓表達銘謝。祭拜完保生大帝之後即展開



新舊角頭交接，必須清點金牌等物件，並由新舊角頭值年爐主以及監交人於交接清冊上簽名後，即是完成交接程序，下個角頭於當日便奉請吳姓保生大帝金身以及錫爐兩座、清冊等物，回自己角頭的爐主宅安奉，稱為「過頭」。當晚吳姓會眾聘請外燴，於保安宮後殿舉行「吃會」。

吳姓保生大帝角頭分布圖一



底圖引用：中央研究院，《臺灣歷史文化地圖系統》第一版，（台北，中央研究院，2003年9月）。圖中白底紅字的角頭名稱為筆者加註。

吳姓保生大帝角頭分布圖二



底圖引用：中央研究院，《臺灣歷史文化地圖系統》第一版，（台北，中央研究院，2003年9月）。圖中白底紅字的角頭名稱為筆者加註。

(2006.4.25筆者攝)



吳姓保生大帝的先聯上紀錄了道光元年的公簿中各角頭名稱以及參加者的名字。
(2006. 4. 25筆者攝)



吳姓各角頭祭拜保生大帝的情況-----慈聖宮天上聖母爐位（左）與吳姓保生大帝金身及其爐位。（2004. 5. 16筆者攝）



四、輪祀組織隱含的社會意義

以姓氏作為連結群體的輪祀組織，可以廣泛視為是祖公會的一種，何謂祖公會呢？——所謂祖公會，就是以祭祀祖先為目的所組織的團體，因而會員全是同姓或同宗……至於會員的資格，除同姓同宗的規定之外，有時更限定為同鄉或同地方。成立之初，會員紛紛捐款，購買田地房屋作為會產，並設管理人以其收益充為祭祖費用。又按照捐款的多寡，決定每個會員所擁有的股份……祖公會和神明會相似，所不同的是會員資格除限定同宗或同姓之外，又限定為福建同鄉或台灣同地區的人，尤其所祭的神必須是全體會員的共同祖先。（鈴木清一郎著，高賢治馮作民編譯，1978：54）。關於祖公會以股份為基礎的概念，也可見於學者對台灣早期的宗族組織型態的認知，祖公會之組成多以股份名義出之，而無設立者之姓名，成員系譜關係並不重要，其資格完全以出資與否來決定。（陳其南，1987：148）。由於這類祖公會大多是經由「股份」的方式所組成的合會，因此往往參加祖公會的人稱自己以及自己所屬的群體為「會內」、「份內」、「柱內」、甚至冠上姓氏，例如張姓保生大帝組織，就自稱為「張柱內」。祖公會有時候並不只是以祭拜祖先為主，有時祭拜的主神是所謂的「祖佛」或稱做「祖緣佛」，這類祖佛，有時是和自己同姓的，因此自然而然成為同姓的共祖，譬如最普遍的是林姓敬奉的林祖姑，顯示媽祖林默對於林姓而言，雖然媽祖並沒有後代，然而可以將媽祖的世系推延到共同的遠祖，透過拉長歷史的縱度，使得媽祖得以和所有的林姓人士，作一個密切的關係——一種緊密又不太緊密的關係，或者可以視為「虛擬的共祖」關係。



對於漢人的移民來說，從許多家族的口傳歷史，都可以發現許多類似的情節——開基祖孤身來台，並且背著原鄉的神主牌和父母的黃金甕仔……這種傳說的普遍性，或許可以歸於清初海禁政策，開台祖孤身來台，似乎成爲一種早期來台移民的共同遭遇，因此每當同鄉人聚集在一起時，不論在語言、習俗、文化上的相近和熟悉，自然容易集結成群，並且大多透過同鄉同姓的基礎，建立起所謂的祖公會，「虛擬的共祖」在這種時空環境下，正可以扮演一種集合所有同鄉、同姓的角色，而同姓的神明則最能被大家所接受，也因此稱爲「祖佛」——可以視爲祖先帶來的佛公（佛公爲民眾對一切神佛的慣稱）。祖先於渡海來台時所攜帶的「祖佛仔」，如前所述又稱作「祖緣佛」，通常民眾將其解釋爲：和祖先有淵源的神，另一個比較貼切的說法是：祖先那一緣所流傳至今的佛公，這裡的「緣」所指稱的是某一個世代或時代，亦即祖先那個時代流傳下來的神，這種神明的信仰非常的多，許多民宅的私佛都屬於這種類型，輪祀組織當中也有許多也可以視爲祖緣佛。如同輪祀組織中的人，互稱以及自稱爲「份內」、「柱內」、「會內」，其所祭拜的神明也可稱作：「會內佛」、「柱內佛」。

基本上，同鄉同姓的人透過祭拜神明的方式，來達成連結的目的，實際上也連帶使祖公會的本身，具有濃厚神明會的性質，因此往往同一宗的人所祭拜的神明，會被不同宗的人要求「份來拜」，亦即會聚集同鄉同姓的族人，最後由於人數以及派別的繁衍，因而劃分角頭，所謂的角頭是一種祭祀地域的劃分，事實上，角頭的劃分並不一定是最早的輪祀型態，起初也有許多是數人所組成的，可以視爲是一種以同姓同鄉爲基礎的「結拜會」、「換帖會」或「兄弟仔會」，這類的結拜會是數個人所組成的「盟會」，由於參加這種會都要聚餐，因此又常常被稱爲「吃會」；這種盟會除了以輪祀神作爲「證盟信物」之外，也有許多有結盟的人，集體合股設立公產的情形，並



且利用公地（貝業）於佃農，而有固定的收入，這些收入通常稱作「公錢」或「公金」，主要是用作聚會時的宴飲以及祭祀的開銷，因此吃會又可稱作「吃公」。另一方面，支應祭祀與聚會的花費後會有一些結餘，除了一部分留做公金之外，這些公金有時候被稱做「壓爐金」、公簿中或寫作「磧爐金」，以做為會內的基金，磧爐金必須在「過頭」的時候，由舊爐主交接給新爐主，其餘剩餘的金額則平分給所有「有份」的人，所以許多報導人會說：去吃會，還有分錢回來！原因也在於這些公產，起初都是由眾人合股集資所購買，因此收租所得必然是按照當時股份的分配而平分與會內諸人。值得注意的是，這類公業設置的本意起初都是因應祭祀所需，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和人事的變化，公業設置的原意逐漸的變質，許多龐大的公業土地通常成為不肖會內人士覬覦的對象，論其原因，可以發現有許多的公產在辦理土地登記的時候，都是登記在一個代表人的名下，因此代表人的後代，不明究理往往會將這些財產變賣收為己有，也造成日治時期所引發的大量，因祭祀公業土地的紛爭所引發的訴訟。另一方面，原本的公業已不復存在，加上經歷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等戰後的土地政策因而遭到放領，也使得許多祭祀公業的土地驟減，導致後來的「吃會」，不但沒有錢可以分，還要自己支出聚餐的費用，參加的人自然就不如往昔有公業的時候熱烈，據參加過吃會的人們說明：以前有分錢的時候，大家都搶著要去吃會！

此外，透過這種集會模式，可以發現關於「有份」者的資格，基本上是採取世襲制，父親如果「有份」，其下的男性子孫，將會全部「有份」，當然某些原因諸如怕麻煩不想拜或是不想花費等原因，有些人會說：某某人不要份了！大抵上「有份」的人數會逐漸擴大，然而實際上許多參與輪祀組織的人，根本不清楚為什麼當初會參加，他們只知道：我父親有份，我阿公也有份，我自然也就有份。或者他們只會回答：很久了啦！從阮公那時既有



了！當初祖先不知道怎樣份的？基本上，所謂的「一份」可以算是「一戶」，透過揀緣金的過程，收緣金的人必須清楚知道，哪一家是「有份」的，哪一家「沒份」。對於參加祭典的大多數人來說，他們並不十分確定某某人是不是有份，通常要到祭典時，看到某某人來拜拜或是有殺豬公請客，才會意識到：你也有份喔！因此具體來說每當舉行值年祭典的時候，便是對於自己「有份」的再確定，也是有份者對於「誰為有份者」的再確定。另一方面，透過參與祭典的過程，有份者的集體認同，也再次被強調，表現在彼此共有的集體記憶——數年一次的殺豬公、請了哪一位阿嬤、阿伯來吃辦桌、誰有送金牌賞豬公、請客時請了幾桌……，甚至是與一些重要的人生經驗連結，譬如說：尊王公「著年」那年殺豬公，剛好某某娶媳婦、嫁女兒、誰剛好去當兵、誰生了第一胎……，等等伴隨著值年祭典的相關記憶均得以呈現。透過輪祀角頭組織的祭拜形式，也因而塑造出「我群」的意識，如2005年筆者參與郭子儀過頭祭典時，一位番仔溝角的先生就說，以前他在江子翠有遇過一個姓郭的，彼此都不認識，然而偶然在聊天的過程中，發現彼此都有「吃老祖」（這裡所謂的老祖，指的是輪祀的郭子儀老祖神像），頓時間就有了共同的話題，儘管大家並沒有明確的血緣關係，然而藉由共同輪祀郭子儀的歷史經驗，因此霎時會產生一種「大家都是一家人」、「大家都是親同」的情緒感動。

不過必須注意的一點，是去參拜者不一定「有份」，當筆者訪問一些在祭典中前來拜拜的人關於哪時候開始「份」的問題時，他們會說：份喔！是沒有跟人份啦！但是看別人在拜，就想說也準備來拜。可以了解到，舊時「會內」祭拜的情形，已經逐漸演變成眾人祭拜的活動，譬如在陳姓舍人公值年成仔寮角的祭典會場，當地人也用麥克風廣播：歡迎外姓的人來參拜！顯示出輪祀組織逐漸地域化，這種例子在忠惠尊王浮洲角的例子，可以作為一



項鮮明的例證。當然之所以地域化的原因因地而異，參加者或許歸因於「佛公」靈驗，另一方面也與各祭祀角頭勢力的擴張有密切關聯。

輪祀組織所祭拜的對象，明顯的有許多的「祖佛」，一些與自己姓氏相關的神明，例如曾救過我們族人，或是與自己相同姓氏的祖佛，如媽祖之於林姓、保生大帝之於吳姓。然而在許多的神明會當中，我們可以看到在祭拜完神明（主要包含拜天公、拜眾神、犒軍）之後，緊接著都必須祭拜先賢，先賢的名字記載在布巾上或是裱褙成掛軸，亦有製作成精美的「漆仔」：在先賢名字旁加繪亭園樓閣、花卉盆栽、牲菓時饌等題材的掛軸。「先聯」通常紀錄著各角角頭曾經參加輪祀組織的男性已故成員，在先聯展開的同時，不時可以聽到：這位是阮（祖）公仔的名！比較熟知家族歷史的可以將其中一些先人作一些血緣性的敘述，除了描述「我」與先聯中先人的關係之外，有時也可以找出先賢和先賢之間的關聯，或許是「柱內」、或許是遠親、或許是鄰居，情況各異。透過先聯的祭拜確定了曾經參與者的姓名，在某些輪祀組織的先聯也會開放讓參與者填寫新亡者的姓名，已經滿一年或是三年的先人，可以趁舉行值年祭典的同時，將新亡故先人的名諱填寫於先賢上，以張姓保生大帝的先聯來說，已達七幅之多。與宗族相關的輪祀組織中所供奉的先聯，除了隨著角頭所保管的共同先聯之外，部分的角頭也會製作屬於自己角頭的先賢圖，由各角頭的頭人保管，於自己角頭內的例行吃會，或是舉



「先聯」紀錄著各角頭曾經參加輪祀組織的男性已故成員，「先聯」也連接起過去和現代的輪祀組織參與者，大家可以從中找到自己的先人。（2005年筆者攝於張姓保生大帝值年三重埔角的分仔尾）。



各角頭有時候有屬於自己角頭的「先聯」，這類的先聯並不和輪祀神一起交接過頭，而是由各自角頭的頭人所保管。圖為林姓忠惠尊王值年南港仔角時所祭拜的先聯。（2005年筆者攝）



西亭陳氏舍人公大稻埕角所收藏敬拜的先聯。（2003年筆者攝）

行值年祭典的時候，才會展開供會內膜拜。

值得注意的是，某些組織興盛的祖公會，隨著時間增長導致世系的繁衍，因此慢慢會內人數眾多，於是提倡劃分作數個作為祭拜的角頭，每年輪一個地方主辦，成為一種區域性的聯盟關係。另一方面，輪祀組織人數日益的眾多，也不全然是會內人口的自然繁衍，也有人採用「招份」的方式來擴張輪祀組織，也就是招集同姓或同宗人來參加輪祀，進而加強輪祀組織的勢力，這種招份的模式，和近代宗親會的集合方式雷同---大家藉由招募同姓人士，進而結交同姓的有力人士，因此常常有人「相招去吃會」，不論是早期的「吃祖公會」、「吃結拜會」，還是近代的「吃宗親會」，均可以看到這



種透過合會的模式來作團結和增加勢力的目的，從未曾間斷，並且持續進行轉型和變遷。

五、結語

台北盆地關於姓氏角頭輪祀組織，非常的繁多，突顯出早期祖公會的組織在這個區域十分的興盛。參加輪祀的姓氏群和鄰近村莊的同姓人士，因此建立起區域性的聯盟關係。彼此靠著輪流敬奉「祖佛」來作為聯盟中的證盟信物。然而隨著各地方在地化越趨明顯，某些角頭組織漸漸開放當地的外姓加入，可以看到角頭組織的時代變遷，漸漸從私人的合會性質轉移到公眾的祭拜模式。另一方面，角頭組織是以「股份」的觀念為基礎的，民眾透過具有世襲性的「有份」、「沒份」的觀念，來區分我群、他群，這種以股份為基礎的具體活動，除了「份內」的吃會與祭拜之外，就是集資購買「公田」、「公地」。最後，就舉行值年祭典的活動而言，事實上是一種跨聚落性的神與人的聚會，許多與村莊關係密切的神明會被請來作客，而「有份」的人在此時要宴請「沒份」的人、每當有份者「著年」的時候也必須進行「還豬公肉」的習俗。透過相關的儀式與慣例行事，無形中達成我群與他群的調和，而數年一次的值年祭典也形成了參與者的共同歷史記憶。台北盆地這



類的輪祀組織所牽涉到的議題相當廣大，可以討論的空間面向甚多，本文試圖將這幾年來於田野調查中所觀察訪問的結果，作一些初步的整理和分析，未來筆者將以此為基礎，於碩士論文中作進一步的闡述和詮釋。

參考書目

文崇一等著

1975 《西河的社會變遷》。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王世慶

1994 〈民間信仰在不同祖籍移民的鄉村之歷史〉，《清代臺灣社會經濟》。台北：聯經。

王志文

2000 《淡水河岸同安人祖公會角頭空間分布—以燕樓李、兌山李、西亭陳、郭子儀會為例》。國立臺南師範學院鄉土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鈴木清一郎著，高賢治、馮作民編譯

1978 《臺灣舊慣習俗信仰》。台北：眾文。

溫振華

1978 《清代台北盆地經濟社會的演變》。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其南

1987 《臺灣的傳統中國社會》。台北：允晨文化。

張介人編

1981 《台北保安宮專誌》。台北：財團法人台北保安宮董監事會。

楊棟樑、徐連國編輯



1977 《竹林山觀音寺慶成建醮紀念誌》。台北：財團法人台灣省台北縣竹林山觀音寺董事長吳水。

盧錦堂主編

2001 《臺灣歷史人物小傳—明清時期》。台北：國家圖書館。

艋舺龍山寺全志編纂委員會

1951 《艋舺龍山寺全志》。台北市：黃玉對。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

1996 《天妃顯聖錄》，台灣歷史文獻叢刊。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其他參考資料

七寶銅觀音寺觀音佛祖八股媽簡介

七角頭保生大帝神明會簡介

七角頭保生大帝爐主簿（2006年由八里角爐主提供，謹此致謝）

三重市觀世竹山寺簡介

日月二大使千秋爐主簿

台北縣林口鄉竹林山觀音寺簡介

西河林姓十一角保安宮保生大帝祭典爐主簿

汐止市金龍湖北峰寺簡介

林姓忠惠尊王爐主簿

吳姓保生大帝爐主簿

高銘都重制 景美集應廟例年祭典高姓值甲明細表

楊府元帥馬府聖侯寶物品簿

鶴浦陳姓天上聖母爐主簿



慶祝竹林山觀音寺觀音佛祖聖誕爐下各地區輪流值年順序表（附於農民曆中）

地圖資料

中央研究院，《臺灣歷史文化地圖系統》第一版，（台北，中央研究院，2003年9月）。